

植物的記憶

與

樹皮上的字跡、紙頁裡的意念、書冊與書冊之間的對話，
那是植物的記憶，是時代的縮影，
也是知識與知識碰撞而生的火花。

藏書樂

Umberto
Eco
安伯托·艾可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

植物的記憶



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

藏書樂

Umberto Eco
安伯托·艾可

倪安宇——譯

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安伯托·艾可作；倪安宇譯。
-- 初版。-- 臺北市：皇冠，2012. 1
面；公分。-- (皇冠叢書；第4187種)(CLASSIC;084)
譯目：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a
ISBN 978-957-33-2872-8 (平裝)

877.6

100027849



皇冠叢書第4187種

CLASSIC 084

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a

© RCS Libri S.p.A.—Milano

Bompiani 2006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安伯托·艾可

譯 者—倪安宇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02-27168888

郵撥帳號◎15261516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恒商業中心

23樓2301-3室

電話◎2529-1778 傳真◎2527-0904

出版統籌—盧春旭

責任編輯—許婷婷

版權負責—莊靜君

外文編輯—洪芷郁

美術設計—程郁婷

行銷企劃—林婉婷

印 務—林佳燕

校 對—邱薇靜、陳秀雲、許婷婷

著作完成日期—2006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2年1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02-27150507

電腦編號◎044084

ISBN◎978-957-33-2872-8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320元/港幣107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

● 皇冠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Plurk：www.plurk.com/crownbook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

目錄

談藏書之樂 007

植物的記憶／藏書之樂二三事／一位收藏家的校勘案例

歷史 063

談《林迪斯芳福音書》／談《時禱書》／談島嶼誌／為何珂雪？／我的米蟲，和真實的米蟲／
一六〇九年哈瑙版的奇特案例

文學（和科學）的瘋狂 149

其他和珍稀書／一個陌生人的傑作

異質空間和竄改偽造 193

布紙瘟疫／滅絕之前／一本 e-book 的內心獨白／莎士比亞真的是莎士比亞嗎？／目錄革命／
湯斯華密碼／李卡多・蒙特內格羅藏書拍賣／關於入口問題。類人類學研究報告

C L A S S I C

**當代大師
文學經典**

植物的記憶

與

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

藏書樂

Umberto Eco
安伯托·艾可

倪安宇——譯

目錄

談藏書之樂 007

植物的記憶／藏書之樂二三事／一位收藏家的校勘案例

歷史 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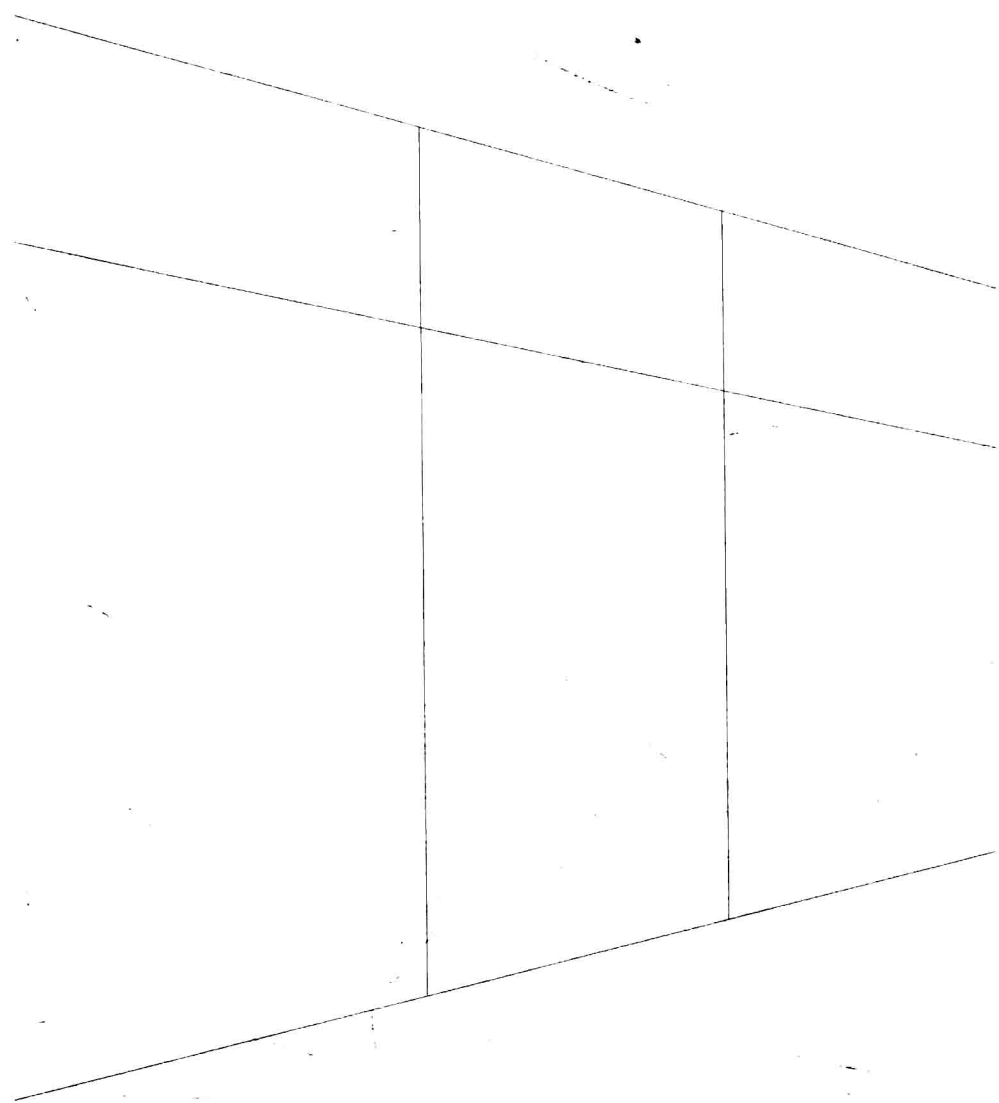
談《林迪斯芳福音書》／談《時禱書》／談島嶼誌／為何珂雪？／我的米聶，和真實的米聶／
一六〇九年哈瑙版的奇特案例

文學（和科學）的瘋狂 149

其他和珍稀書／一個陌生人的傑作

異質空間和竄改偽造 193

布紙瘟疫／滅絕之前／一本 e-book 的內心獨白／莎士比亞真的是莎士比亞嗎？／目錄革命／
湯斯華密碼／李卡多・蒙特內格羅藏書拍賣／關於入口問題。類人類學研究報告



談藏書之樂

植物的記憶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由亞杜斯俱樂部¹主辦、布雷拉圖書館²協辦的這場演講，對象並非樂此不疲的藏書家，或藏書甚豐、對此知之甚詳的博學之士，而是包括年輕一輩在內的普羅大眾，是從來不看書的那群人以外的人——根據義大利統計數據顯示一年閱讀不超過一本書的民眾。而且統計數字還無法說明這類閱讀人口中有多少人看的書其實是食譜，或警察笑話大全。

如果說因為場地太過嚴肅、演講題目艱澀，吸引了較多德高望重的大主教而非菜鳥教徒前來，也無關緊要。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場演講當作誦經修士在不同場合對不常誦經的修士循循說教的範例。

一，從亞當開始，人類就暴露出兩大缺點，一個是生理的，一個是心理的。生理缺點是，人終將一死；心理缺點是，人不喜歡死。既然無法修正生理缺點，人類就努力從心理層面著手，試圖找出死後的另一種存在模式。呼應這個問題的有哲學、啟示的宗教³及其他神話、神秘信仰。某些東方哲學說生命之流不會停歇，死後會轉世投胎為另一個生命。但是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們自然會心生疑問：我轉世投胎後是否還記得我是誰，我的舊記憶可以與未來的記憶合而為一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會很傷心，因為身為不知道自己以前是誰的另一個人，跟徹底消失並無差別。我不想要變成另一個人活著，我要做為我而活著。問題是我不再擁有軀體，便一心希望靈魂永存。而所有人給我們的答案，都告訴我們靈魂就是記憶。誠如法國哲學家

梵樂希所說：「我之為我，我在每個瞬間，都是一個巨大的記憶。」

說起來，那些信誓旦旦向我們保證死後仍會記得自己一切的宗教有人性多了，而地獄會讓我們永遠記得被懲罰的原因。

如果我們知道在地獄裡要受的苦，不過就是不記得自己以前是誰的話，大家應該都會肆無忌憚地犯錯吧：一個既不擁有我的軀體，也不擁有我的記憶的傢伙受苦，與我有何相干呢？

記憶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也就是大家公認的功能，是將我們過去的經驗值留在回憶裡；第二個功能則是過濾經驗值，淘汰掉一些，把剩下的保留住。你們之中或許不少人知道波赫士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富內斯是一個對一切皆有所感照單全收的人，而且滴水不漏把一切都記在腦中：

我們看一眼，看到的是桌上有三個杯子。富內斯看到的卻是葡萄藤架上的枝條、葡萄串和每一顆葡萄。他記得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時分南方朝霞的形狀，而且能跟記憶中他只看過一次的大理石皮紋書封比較，跟奎布拉喬之役前夕他在尼格羅河上看到船槳激起的水花比較。那些記憶並非只是記憶：每一個視覺影像都跟肌肉、溫度等等感覺息息相關。他可以重現所有夢境，他睡夢中的所有影像。他曾經有兩、三次重現了一整天的時光，沒有半點猶豫，但每一次重現都需要耗掉一整天的時間。他跟我說：「我一個人的回憶，比開天闢地以來所有人類的回憶總和還要多。」他說：「睡夢中的我，跟清醒時的你們一樣。」還說：「先生，我的記憶，跟垃圾場一樣。」黑板上的圓形、直角三角形、菱形這些形狀，我們是用直覺感受，富內斯看到的卻是一匹小馬飛揚散亂的鬃毛、山崗上數不清的牛群、漫長守靈期間死者面容的千變萬化。我不知道他能看到天上多少星星（……）。

他不只記得每一座山上每一棵樹上的每片葉子，也記得每次看到或想像那片葉子的樣子。他決定把過去的每一天簡化為七萬個回憶，並加以編號。但是有兩個理由讓他打消了念頭：一是他意識到這件工作將永無止境；二是這麼做毫無意義。他想，恐怕到死的那一天，都還來不及把兒時回憶分門別類。

只不過記得一切，卻意味著喪失了辨識的能力：

我們要知道，他幾乎無法作一般的、純理論的思考。他不但無法理解「狗」這個普通符號，也包括許許多多不同大小、不同形貌的個別的狗；麻煩的是，他也搞不清楚編號 3-14 的狗（從側面看）跟編號 3-1/4 的狗（從正面看）是同一個名字。他每次看到鏡子裡自己的臉、自己的手，都會嚇一跳。斯威夫特說小人國的皇帝能看到時鐘分針的移動，富內斯持續看到的則是腐爛、蛀牙、疲憊在悄悄發展。他能看到死亡和潮溼的進程。他是瞬息萬變、不容絲毫誤差的大千世界中孤獨而清醒的旁觀者。巴比倫、倫敦、紐約的絢麗輝煌抹殺了人類的想像力，在這些城市擁擠的高樓和匆忙的街道上，沒有人會感受到快樂的富內斯在南美洲那貧窮的郊區裡不分日夜所感受到的那份真真切切的熱力和壓力。他很難入睡。睡覺讓他自外於世界。富內斯躺在行軍床上，在黑暗中，想像著他周圍房舍的每一個凹陷和凸起。

（……）他很輕鬆就學會了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和拉丁文，但我懷疑，他不太具備思考能力。在一個處處都是富內斯的世界裡，除了細節什麼都沒有，而且是近乎直覺的細節。

我們為什麼能在多年後認出一個我們在意的人（即便他的容貌

已變），或每天找到回家的路，即便牆面上張貼了新的海報，轉角商店重新裝潢換了新的顏色？因為我們對愛過的那個人的臉、每天走過的路，只記得基本的輪廓，就像一個圖表，雖然表面上做了許多修正，但本質並未改變。否則如果媽媽多了一根白髮，或家裡的窗戶改漆一個顏色，我們就會覺得是新的經驗，完全認不出來。

這種選擇性記憶十分重要，讓我們得以做為個體存活下來，在團體生活也能發揮功能，讓我們能夠在群體中存活。從人類發出最初的有意義的聲響開始，無論家庭或宗族都需要老者。或許在之前，老者是無用的，當他們再也無法尋覓食物的時候，就會被拋棄。有了言語之後，老者變成了人類的記憶：他們坐在山洞裡的火堆旁，訴說年輕一輩出生前發生的事（或假設發生過的事，發揮神話的功能）。在這樣的集體記憶得以累積之前，人出生後毫無經驗可言，也來不及累積經驗，就結束了一生，但有了集體經驗之後，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彷彿活了五千年，在他出生前發生過的事，以及老者學習到的經驗，都成為他記憶的一部分。

用言語將自身之前的經驗傳遞給每一個人的老者，以其最進化的程度，代表的是有機記憶，也就是用大腦記錄、管理的記憶。隨著書寫發明，我們也目睹了礦石記憶的誕生。我以礦石名之，是因為最初的文字符號是刻在陶土板上，或鑿在石頭上的，而建築也可算是礦石記憶的一種，因為從埃及金字塔到哥德式教堂，聖殿同樣記錄了神聖數字、數學計算，並藉由雕像或繪畫傳遞故事和道德教誨，其所建構的正是一部石頭打造的百科全書。

如果說最早的形意文字、楔形文字、盧恩文字、字母文字是在礦石上，最新的記憶也同樣記錄在礦石上。我說的是電腦，電腦的主要材料是矽。今天因為有電腦，我們才可以儲存大量的集體記憶，只

需要知道登入資料庫的方法，不管哪一個議題，都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知道的，只要輸入一個主題，就可以找到上萬條目錄。不過極致的喧嘩帶來的是更多的沉默，過量的資訊反而導致絕對的無知。面對電腦所能提供的巨型記憶庫，我們全都變成了富內斯：耽溺在數百萬項細節中，失去了選擇的準則。知道關於凱撒的書有一萬本，跟什麼都不知道是一樣的。如果只建議我看一本，我會去找來看，如果得在一萬本中勘查搜尋，我會放棄。

不過隨著書寫發明，第三種記憶誕生了，我決定稱之為植物的記憶，因為雖然羊皮紙是用動物皮，但莎草紙卻是植物，而且自從紙發明後（西元十二世紀），書本就是用麻、大麻纖維和亞麻舊布製作完成的。更何況就詞源學來看，「書」的希臘文 biblos 跟拉丁文 liber 原意都是樹皮。

書早於印刷，剛開始的形式是書卷，後來才慢慢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書，都讓書寫更為個人化：書寫體現了部分記憶，雖然是集體記憶，但經過個人觀點的篩選。我們看到方尖碑、石碑、石板或刻在墓碑上的銘文，都會想要解碼，想要認識以前的字母，知道傳遞的訊息為何，例如是誰長眠於此、今年收成多少、捆麥子、這個跟那個國家打敗了這位君主，卻不會問誰起草內容或負責銘刻。但我們看到一本書，想找的卻是人和看事情的個人角度。我們想要的不仅是解碼，也想要詮釋一個想法跟企圖。既然想要探究的是企圖，會對文本產生質疑，也就會有不同的解讀。

閱讀變成了一種對話，但對話的對象（這是書弔詭的地方）不在我們面前，說不定數百年前就已過世，留下的只有他的書寫。對書提出質疑（是為詮釋學），既然有詮釋學就會有書本崇拜。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就是以不斷質疑他們的經文而得以